

#1



#2



#3

的拓展?

申：我认为还应该是对于雕塑的丰富。因为我们在说雕塑的时候往往谈谈雕塑的语言，主要是体量和空间，现在通过装置，又加上了额外的“空间”，使其成为四维、五维乃至六维的“空间”，这些都有可能。这无疑成就了雕塑语言的丰富化。去年我们系就曾请到中国美院的一位老师主讲装置空间设计，效果非常好，学生中的反响也很强烈。很有助于学生思维的扩展，让他们跳出了纯粹传统雕塑的范围，也创造出了一些不错的作品。

石：您刚才提到四维、五维乃至六维的“空间”，具体指的是什么？这是否也是实验性教学的一部分？

申：传统雕塑的三维指长、宽、高，而更多的纬度可能就是时间、嗅觉、味觉等等。作为学院教育，我认为还是要兼容并包。这种教育体系不是要给学生规定好前进的方向，而是要提供各种方向的可能，让学生自主、自由。所以在教学中，传统的我们要介绍，新的也不能落下。

石：有这样一个案例：1979年，美国雕塑家理查德·塞拉为美国曼哈顿联邦大楼东广场设计了一件大型雕塑作品，取名为《倾斜的弧》。但是就在雕塑落成不久后，当地工作人员和居民一纸诉状将塞拉告上法庭，要求拆除此雕塑，理由是这个雕塑使他们穿过广场要绕上很大一圈。这场官司结果以民众的胜诉而告终。这无疑是给所有的当代雕塑家提出了一个新课题：作为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的当代雕塑作品，如何才能更好的与公共空间接轨？

申：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以城市雕塑来说，它具有很大的不自主性，

好像是纯粹的个体创作，艺术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放就怎么放。特别是户外雕塑，限制的因素就更多。一个是环境，一个是投资方。特别是在中国，投资方的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不像在欧美，雕塑家的意愿更受到尊重。在中国的这种体制下，公共艺术所受的掣肘还是很多，除了投资方的意愿、审美能力外，大众的接受程度也要考虑。这就造成中国的许多城市雕塑做出来后，真可谓“身不由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现在许多雕塑家在做户外雕塑的时候也只能在体制的前提下，尽量做到体制与个人思想间的平衡。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难免不会出现一些对艺术不负责任，只求经济效益的作品。

石：如果要对年轻的艺术家提一些建议，您会怎么说？

申：在当今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中，人们很容易浮躁，做艺术的人切忌不能如此。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把艺术当作一种信仰，不要抱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真正想把艺术做好，还是要虔诚一些。

(访谈及录音整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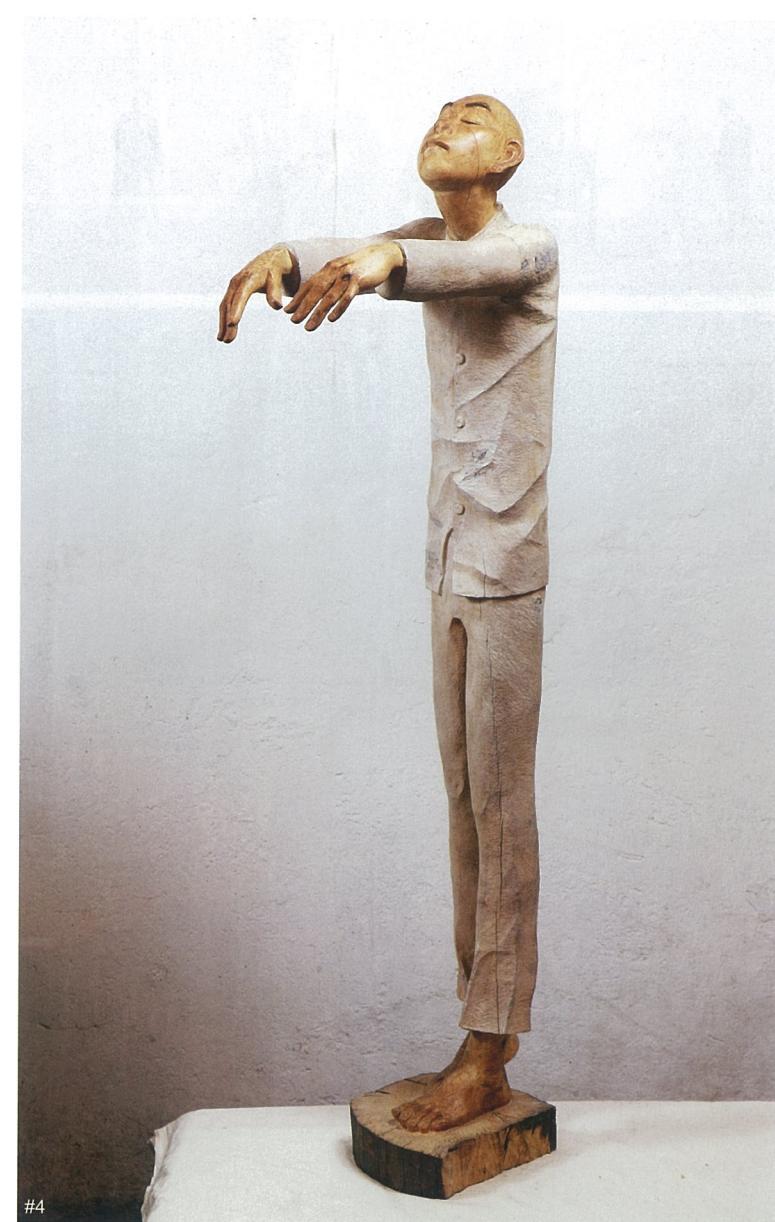
拓展与创新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何力平 He Liping

李小溪（以下简称“李”）：近年来，雕塑越来越多的进入公众视野，能不能谈一谈雕塑艺术创作和教育的现状？

何力平（以下简称“何”）：雕塑的现状，我感觉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到文化和经济上都比较封闭状况的影响，对现代艺术不太了解；改革开放以后，受到现代艺术的冲击，使我们的视野一下就开拓了，大量的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以及他们做的作品引进来，这对雕塑界有很大冲击。同时，户外雕塑大量增加，雕塑家们的创作空间已经打开了，这个在我们国家雕塑界影响比较大。这两个方面发展到现在，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问题。一个是通过改革开放引进全世界其它国家的艺术观念、现代艺术包括后现代艺术，加上最近几年，艺术家们出去的也多了，各种各样的古典的现代的当代的，看的比较多以后，显然像我们架上雕塑这一块，发展的很丰富了，以前比较单一，那么这种丰富像各种各样雕塑语言的探索，表现手段还有风格的探索，也包括对作品深度的扩展影响比较大。另外一块是城市雕塑，对环境、对空间的探测比原来要深的多，比如说我们雕塑系的景观雕塑，其实它就是更深入的是探讨雕塑和环境的关系问题。比如我们现在开的课，有关于植物污染的、有关于建筑的、有关于景观空间方向的……，各种各样的课。这样的话，当一个艺术家他在室外一次又一次建公共艺术的时候，他考虑的东西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手段也不一样了，而且它的表现手段也复杂的多，这是好的一方面。我觉得整个来讲，变化是非常大的，特别是近几年。在教学中，也觉得同学们的思想开放的程度很大。

李：您觉得学生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会不会受老师的影响？你如何看到教学中的师生互动？以及与公众的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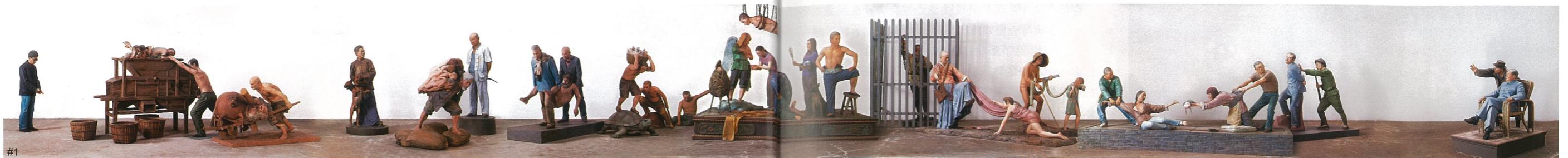


#4

何：也许会有一点，但是学生的形式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总的印象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向深度方向发展，包括我们的教学。我们在创作教学方面跟过去不同的是现在更开放、更大胆，而且手段更多。现在同学做的各种各样，有些是比较抽象的或者比较意向的，或者是装置的，或者是装置结合的，也有做纯写实的。

在城市雕塑方面，重庆现在做城雕规划，确实公共雕塑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城雕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艺术家的创造和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方面我觉得现在还是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就往往使得有些很有创造性的东西

- #1 捕魂者-2 雕塑 张鹏
- #2 云系列2 铸铜 申晓南
- #3 老船 雕塑 何力平
- #4 梦游 雕塑 龚吉伟



不一定能选择他们，选择的不一定是有创造性的东西。一个原因是：往往不是公众在选；另一方面，我们的公共审美还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比较慢的。艺术家自己也知道，但是也受制于它、受制于环境。

李：您今年在带毕业创作，有人说四川美术学院在艺术创作这一块比较活跃，您怎么看？您觉得川美的学生在哪些方面比较典型或者是否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何：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有的非常努力，非常用工，能吃苦。在创作上，有做玻璃品创作的、也有做写实的，还有些装置、木雕，各种各样材料都包括了，而且他们都投入很多。我觉得四川美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比较开放、自由，风格也较生活化、多样化。反过来说，其实这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让艺术家、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创作的时间，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出来。

李：当下，雕塑艺术也有所延伸和发展，比如说与装置艺术和环境艺术结合起来，新材料、新媒体运用得比较多。您对雕塑艺术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

何：我认为多种多样的发展必然是一种趋势。所以我们系为什么从原来的单一的雕塑变成两个专业，现在我在这个专业，他们现在其实有两门课，一类是设计，就是景观设计，一类就是雕创作。这两门课的作业要求是不一样的，偏重是不一样的。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实际上是让同学们考虑的东西更多一些，而且适应社会能力更强一些。过去有些它比较单一，就像做泥塑，他们花的功夫很多，但是其它方面他就不懂，没学过，不会画图，不认识。如果我做了雕塑，除了对环境配置之外什么都不懂。现在我们还上工程课，还有室外的空间设计，这些方面对于同学出去以后那种能力就要强的多，面对实际的比如说公共雕塑，他的能力强很多。另外一个就是他运用的材料也广。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课，很便于生态雕塑，这些课其实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李：您就这些新开专业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

何：我觉得新开专业主要是拓宽学生视野，对将来的发展就业是有好处的。因为过去就单纯的做那么一点点，当面对社会的时候有好多东西没法做。我们为什么开这些课，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老师在实践当中遇到了这些问题。

李：四川美术学院的雕塑专业，在上个世纪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特别出名，尤其是《收租院》，现在社会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那么雕塑系应该怎么发展才能保持学科优势？

何：从历史的评价来看，我觉得我们雕塑系是非常不错的，应该说是国内一流的。那么他的标志是什么呢？《收租院》。现在差不多过去20多年了，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事实证明它不仅在那时代，就现在来说也是一流的。他们能创作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偶然，表面上看它就可能是机遇，但是他们当时也是创新精神。现在发展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大型的集体作品不存在了，再要做这样的作品机会可能也不大。但四川美院雕塑系得最大特点没有变，那就是它的创作感、风格多样化的发展。

李：单就雕塑作为一个学科来讲，您是怎么认为的？

何：回顾历史，我认为我们社会生活中间，所有的东西它不会自行的走向一种大同，消除这

种界限，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对于雕塑来讲更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在国外的前卫展上也看过这种现象，就是你说不上它是什么，雕塑也不是，摄影也不是，绘画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但是我认为它只是探索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不代表所有的都需这样做。第二个我觉得任何一种艺术，如果说你自身的界限全都消失完了，你什么都是，那你什么都不是——这不是艺术的规律而是我们整个自然界的规律。所以我认为艺术本身在发展，雕塑也会发展，它的界定也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但是它不会消亡，它不会变成什么都是。

李：作为一门很有公共性的艺术学科，你怎么看雕塑与公众之间、与社会之间、与审美之间的关系？

何：我觉得公众的审美和我们前卫的艺术之间有些差距，前卫的做的一些高级的东西会逐渐引导大家，反过来说，我觉得公众也在检验这些前卫艺术家。如果说，你被公众抛弃肯定就不是真正好的艺术，如果说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种漫长的发展中你能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那一定是好作品。

李：您觉得中国学院内的体制是怎样的？

何：学院体制大体上都差不多，中央美院有所不同，他们是工作室制，我们其他学校好像还都没有工作室制。工作室制有好的地方，也存在一些问题。难说工作室制一定比现在的工作方法好，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学生进来就有工作室，好像就必须选择这个或那个，但这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学生没经历过实践，他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他适合什么。

李：您对当代雕塑发展做一个未来的展望，会是怎样的呢？

何：我认为未来雕塑的展望，它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对雕塑不论怎么看，它至少不会是平面的，不是纯粹的平面，它一定是立体的三维的空间的。不论你是什



#1 租-收租院 玻璃钢 李占洋
#2 中间 铜 彭汉钦
#3 列国行·山 雕塑 曾岳